

编者按：

大自然文学创作思想是歌颂人与自然和谐，呼唤生态道德。全国首个大自然文学作家班由安徽大学大自然文学协同创新中心、长江少年儿童出版集团、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共同创办。为了让学员亲近自然，作家班学员暑期分赴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黄山九龙峰自然保护区开展实践活动，并于9月7日在肥举办作品汇报会，受到与会专家好评。现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 鹅掌楸

□何逸凡

提到落叶，很多人都会想起秋天，但落叶并不是秋的特属。八月，算是夏天的尾巴，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的树木在这时已经开始准备迎接秋天的到来了。虽然每棵树都只做了一些轻微的改变，可也架不住树多啊。碎石铺成的道路，每天都会敞开怀抱迎接新的落叶。

在这些落叶中，有一种最为亮眼——那便是鹅掌楸的叶子。柠檬黄的叶片躺在一群还带着绿意的落叶中间，张扬又热烈。它仿佛是一个爱玩笑的孩童，丝毫没有秋将至的萧瑟，捡起来拈在指尖，恍惚间好像能听见它沙沙的笑声。鹅掌楸的叶片普遍挺大，比我摊开的手掌还要大上一圈。更奇特的是，它的形状看起来活像一件清朝人穿的马褂。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马褂木。每次进保护区看见鹅掌楸，我都要拉住同行的小伙伴：“快看，那里有鹅掌楸！”然后兴奋地跑过去看好久。然而我喜欢鹅掌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刘先平老师曾分享了一段他和鹅掌楸的故事：几年前他受邀去美国开会，有幸结识一位教授。开完会他们结伴而行，可惜存在语言隔阂，很多时候他们都听不懂对方想表达

什么。就在他们聊天陷入僵局的时候，刘老师发现路边生长着一株鹅掌楸，便把话题引到它身上。这一下可打开了那位教授的话匣子，原来对方是研究植物的，与刘老师所研究的大自然文学不谋而合。刘老师一边回忆一边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两个人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原来因为语言所产生的障碍，好像一下子涣然冰释。”鹅掌楸能够起到这种神奇的纽带作用，不只是因为两个人兴趣相投，还因为它的分布状况。鹅掌楸是第四纪冰川前的植物，之前只在一个地方生长，但因为地球板块的碰撞和漂移，它的生长范围逐渐扩大。同样的鹅掌楸，我们中国有，美国也有。而且鹅掌楸是十分罕见的树种，对于研究东亚植物和北美植物的关系、探讨北半球地质和气候的变迁，意义非常重大。相同的事物很容易地就能增加人们的认同感，所以哪怕是素未谋面的两个人，也可以凭他们记忆里的鹅掌楸，找到共同语言，这便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鹅掌楸的根皮和树皮还可以入药，具有祛除风湿和止咳的功效。

## “冷水沟”夜营

□王慧

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七位护林员、五位大学生，浩浩荡荡地出发，沿高黎贡山北斋公房古道，前往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核心，进行深度巡护。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慢慢地，林立的红豆杉林洒下片片日光，天气越来越热，我和两位同学跟不上队伍，走在最后面。一位同学心跳加速，走走停停，心律始终不能恢复正常。另一位同学因为疲惫，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我没有力气，但还能勉强往前走。最终我们在海拔2834米名叫“一碗水”的地方，与李局和两位护林员汇合。李局观察了一下两位同学，当即决定让护林员老杨陪同她们下山。我与李局及另一位护林员继续上山。我咬着牙往前走，每爬一个台阶都给自己加油打气，很多次都感觉自己无力到呼吸不了下一口新鲜空气。每隔一个小时，我们会休息一次。到了下午四点多，我们的路程还没有结束。经过一片茂密的灌木林，与人齐高，延伸的荆棘交错连接，看不见一点路，矮矮的树干上还沾有蚂蚁。我大脑空白，横冲直撞，衣服、头发都在被枝枝丫丫拉扯，暴躁无比。好不容易挤过了灌木林，眼前突然开阔，大片大片的蕈花簇拥着成株成株的灯芯草，我开心激动地奔过去，脚底海绵般的触感，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低头一看，水流已经漫过脚面，我想“哇”地一声哭出来，眼泪夺眶却还是忍了回去，这里是一片沼泽地！

溪水“叮咚”，我的脚找不到一处干燥的地面，只好在溪流中趟着。风清气低，我通过脚的温度，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的身体可以这么近地与大地、与岩石、与森林、与流水接触，柔软的、坚硬的、湿润的、冰凉的感受。

溪水环绕着竹林，我听见不远处有悉碎的声音，我循着声音，沿着深深浅浅的脚印，穿林而过，看见了几位护林员正在扎寨安营。有的用小刀削着枯树枝，有的找剥落的松树皮生火，有的淘米洗菜。那么安静祥和，井然有序。雨季气候多变，雨水说来就来，天黑之前，必须搭好两个帐篷，一个用来睡觉休息，一个用来做饭生火。四位护林员背着四十多斤的米和菜以及做饭烧水用的铝锅，还有三十多斤的防水雨衣，早早地到达。

为了防止潮湿，睡觉的那个帐篷里，垫了一层枯竹，上面还铺满细密的竹叶，我想这样睡一定很舒服，吃完饭就躺下了。没有想到，山上的气温如此的低，半夜我醒来，发现膝盖、胳膊、脊椎，冷得发酸发软，我仰着身子，不知如何是好。我在角落里静静地等着，听见雨“淅淅沥沥”打在帐篷上的声音，我应该是今夜高黎贡山唯一一位听雨的客人了。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体会到承担与责任。

## 七夕，云雾弥漫心间

□丁佩

今年七夕是在八月七日，那天我正待在高黎贡的一把伞哨所里，百无聊赖地等同伴们下山。这里没有电，也没有网，只有山间的云雾来来去去。本来是计划这天早起看日出的，若是在七夕这天能看到高黎贡的日出，一定是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可是早上还没起，窗外的阵阵雨声就敲碎了我的梦。我只能改变计划，在门前听雨看云雾。

这里的建筑很有特色，房子并不算高，但是会有长且宽的屋檐，檐外的台阶下是一整块水泥地，雨洋洋洒洒地落在我眼前，然后顺着水泥地流走。在雨季来临的时候，风雨会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样的房子可以避雨，视觉又开阔，兴起时可听雨看云雾，也可回到屋子里，拿出水壶烧水泡茶喝。

可此时烧水泡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这里的水是从山间引过来的，但管道被野兽破坏了，没有了可以饮用的水，而茶叶更是不可得。我就只能那样背靠着墙壁坐着，云雾掩盖了青山，眼前是迷茫一片。思绪就这样游离飘荡着，和山间的云雾一样没有由来和根据。忽然，我发现桌上有一本书，封面折了起来，仔细看了看，才知道是护林员学习手册，这一页讲的是高黎贡山糯橄榄的栽培技术，实在无事可做的我便拿在手里翻看起来。

翻看完，突然发现书的目录中间出现了几行手写的小字，趴在那印刷字体的空白处。或许是看书时的笔记吧！我这样想着，那几行字浮现在了我的眼睛里，“听说，山东人下雪的时候，一定要约爱人出来走走。因为两个人走着走着，两个人就可以白头。可我们云南这地方，就只会下雨，两个人走着走着，脑袋就进了水。更可恨的是这个地方，还经常有雾，走着走着，另一方就不见了。”我怔了一怔，心脏的跳动好像漏了一拍，山中的云雾，在那一刻，凶猛地朝我袭来。据说，十一点左右的高黎贡，会有云雾盘踞在山间，久久都不肯散去，名叫“望夫云”。曾有幸见过这样的云，围着高黎贡，温柔轻盈，真的像一位女子，在等候山中的爱人。

在我们眼里，山因为有云雾才显得妙曼。可是，这漫长的雨季和缭绕着的云雾，对于护林员来说，带来的更多的是生活的不便以及和爱人的阻隔。家中的妻子儿女，在远处翘首以盼，却始终不能相见。合上了书，重新看不远处的云雾，它们成群地朝我扑来，衣服沾染上了一层湿气，心里也是潮湿一片。面对着这青山，听雨看云雾，听起来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可是，对于这里的护林员来说，现实情况是这里没有网、没有电，无聊了也只能写写画画，发泄一下内心的情绪。这样的雨季，要绵延两三个月。面对这弥漫着的大雾，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 山间溯溪有感

□琺若冰

“向道紫阳山色好，何为不肯溯溪流。”溯溪二字本身便带有一丝古典的淡雅，宛如从诗中走来的袅袅仕女。因此当我们知道要去溯溪时都十分激动，溯溪而行不知是如何感受？

山中午后多雨，没多时候天空中便飘起了雨丝，若有若无，我们顺着泥泞小径踩在雨后湿湿的泥土上。头顶是绿油油一片枝丫，偶尔雨珠还从层层叠叠的叶子中间挤出来，滚到我们脸上。路上很多碎石头，逼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去。仅仅是去的路上，便隐隐感到溯溪似乎不止是想象中的诗意美好。溯溪更像是攀缘，踩在河谷里大大小小的石头上，稍有不慎便会脚底一滑，一个趔趄。走不过来的干脆就脱下鞋袜，光着脚踩在水里。清凉的山间泉水冲刷着不知道伫立多少年的岩石，水中的石头上还依附着小小的石斑鱼游来游去。大家小心翼翼地踩在岩石壁上的坑坑洼洼里，各自找一块石头作为最终的落脚点，把脚伸进溪水中玩着水。

我身体不适便没有下去戏水，一个人坐在岸边的大石头上发呆，映入眼帘的却是沾上泥土的塑料袋、啃光了的西瓜皮、吃完了丢掉的碗……这些垃圾就这样暴露在空气里，搁置在石头的凹槽中，无人问津，也不知道是多久前被人扔掉的。这是我在黄山双龙潭看到的一幕，这样的境况也出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地方。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毫不留情地说国人的环保意识实在是太差了。

然而当我踏进九龙峰自然保护区，溪流清澈，绿树丰茂，我看不到任何垃圾，只有呈倒伏状态的车前草昭示着此地来往的人迹。即使如此，在来往的路上还放着绿色的大垃圾桶。我陷入了更深的思索，环保是什么？无论是垃圾分类，还是共享单车，细想下来这些产物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创新。创新是环保的永动力，我们一直用环保的观念进行道德批判，却从未切实地地探求这些丢垃圾者的动机。在山间行走，爬到目的地大家基本上都气喘吁吁，背着垃圾前行消耗体力大十分不便，如果可以，已经疲劳的游客巴不得连水都不带，更何况这些对他们来说无用的垃圾。如果在客流量多的已开发的自然景区多设置点垃圾桶，既不会让这些垃圾抛尸荒野，也不会损耗游客体力。

总之，环保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某个思路，在多元化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进行环保成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思索的问题。